

胡月伟

疯狂的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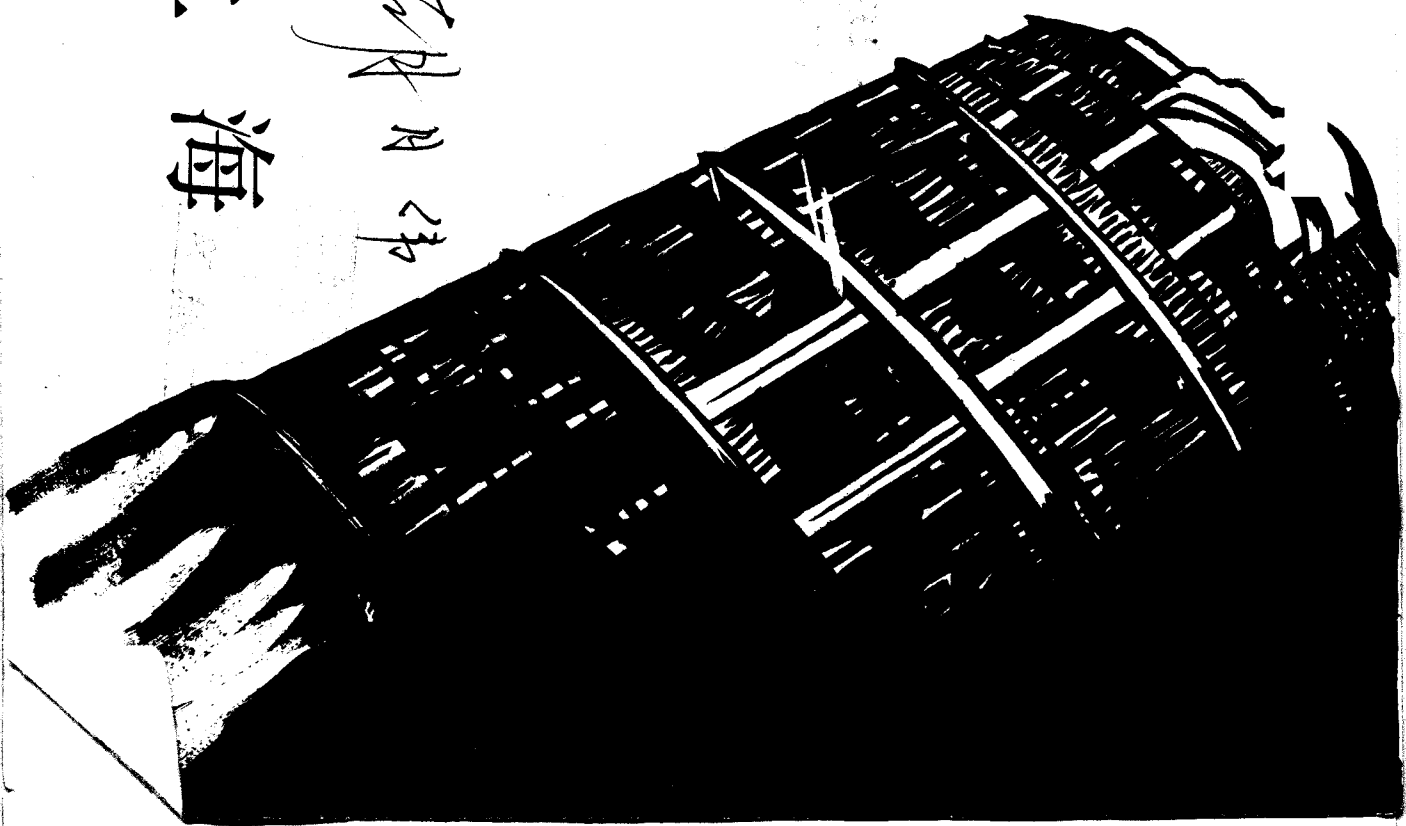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成都

疯狂的上海

邵月伟



责任编辑：金平
封面设计：邹小工
版面设计：金平
封面题字、插图：任兆祥

书名 疯狂的上海
作者 胡月伟
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三号
发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
印刷 内江新华印刷厂

1986年9月第一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86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5.5
印数 1—100,000 册	字数 320 千

书号：10374·281
定价：2.33 元

主要人物表

江 青		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中央军委文革小组顾问。
张春桥		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
王洪文		上海市革委第一副主任，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总司令。
叶 群		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办事组办公室主任。
吴法宪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负责人。
徐景贤		上海市革委常委，常务副主任。
陈阿大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五虎上将”之一。
游雪涛	35岁	上海市革委委员，群运组组长，244情报小组负责人。
柯仁俊	35岁	上海市革委常委，教卫组副组长。
郭子坤	40岁	上海市革委常委，上海“工总司”副司令兼二兵团司令。
舒易琪	35岁	上海市革委常委，政宣组副组长，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造反总部负责人。
芳 芳	26岁	上海市革委委员，上海文艺界红色造反司令部副司令，244小组成员。

郑嘉华	48岁	文汇报社“为什么”战斗队副队长。
覃琳	39岁	《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记者。
朱永嘉	33岁	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负责人。
乘风	24岁	上海市革委委员，浦江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
郁林根	20岁	上海“工总司”造反队员，郭子坤保镖兼小车司机。
徐海涛	47岁	上海警备区副政委。
郑君里	50岁	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导演。
苏东曦	26岁	上海“红革联”总部勤务组成员，浦江大学生物系学生。
叶如荃	23岁	浦江大学“红革联”办公室主任，中文系学生。
向军	24岁	浦江大学“红革联”作战部长，体育系学生。
焦雯雯	23岁	浦江大学广播员，外语系学生。
李亚男	25岁	上海“红革联”总部勤务组负责人。
马元刚	26岁	浦江大学“红革联”勤务组负责人。
叶教授	58岁	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
王曼媛	38岁	旧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演员，被遗弃的资本家妻子，郭子坤情妇。
妮妮	18岁	芭蕾舞团演员，王曼媛之女。
玉芬	33岁	上海市委机要台报务员，柯仁俊之妻。

目 录

第1章	夜航：北京——上海.....	1
第2章	舆论发生了决定性影响	13
第3章	“红革联这笔帐是要算的！”	31
第4章	涨潮了，黄浦江	48
第5章	密令来自军委办事组	61
第6章	第一夫人来到人民大会堂	76
第7章	“神圣同盟”升起炮口	86
第8章	“黑天鹅”被绑架	100
第9章	红色政权的“避雷针”	117
第10章	后下手遭殃	140
第11章	提篮桥狱中的狂人	156
第12章	杀人，用舌头	173
第13章	女大学生的三篇日记	198
第14章	“故敝单枕梦中寻”	218
第15章	两个女性在东方医院交臂而过	232
第16章	一切取决于你	249
第17章	死神攫住了飞鸟	269
第18章	焚尸灭迹	284
第19章	录像短片：《走向地狱》	294

第20章	文汇报在零点“政变”	308
第21章	四月十二日.....	327
第22章	惶惶不可终日	350
第23章	江青、叶群在毛家湾密晤	368
第24章	空军司令传达“三军指示”	382
第25章	向一千万上海人演讲	400
第26章	巴黎姑娘在“三叉戟”上的奇遇	420
第27章	列车向燃烧的北方疾驰	432
第28章	“药不行，用铁；铁不行，用火”	453
第29章	湿婆（shiva）的宇宙之舞	472

第 1 章

夜航：北京—上海

最惹人注目的是那两道浓眉，仿佛是铁铸的兵器。

“我代表——毛主席——，我代表——党中央——，宣布——”

在压迫人心的寂静中，在肃然起敬的氛围里，占人类五分之一的共和国副统帅略低下头，精瘦白皙的食指舔了一下丹冠色下唇，掀过一页毛笔撰写的讲稿。又抬起尖削有力的下巴，清癯的脸庞上，凸起的颧骨使微陷的双颊皮肉绷得紧紧的。老花镜片在橙色聚光灯下发出森人的反光，叫人看不清他的眼珠。

“撤销——代总参谋长——军委常委——军委副秘书长——杨成武，党内外——一切职务！”

身着绿色、灰色军装的上千名陆、海、空三军将领和中高级军官们震惊不已，然而没有一个人敢发出哪怕最微小的喧哗。

林副统帅又舔了一下嘴唇，掀过一页稿纸。

“撤销——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余立金——一切职务！”

林彪那一口湖北黄冈话，演讲时拖腔甩调、韵律独特、

富有节奏感；每一个句子前面喜欢拖得出奇的长，虽然底气不足，但高亢有力；煞尾的三、四个字音又格外短，嘎然而止，不仅急促，且声调骤然之间形成落差。

“撤销——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一切职务！”

副统帅略呈鹰钩的鼻子，显示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意志和力量。那张一向苍白的脸，在激情的驱动下，竟然也浮现了两团红晕。他舔了一舔嘴唇，重新看着另一页讲稿。

“揪出——这个军内——反党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

林彪猛昂起头，那句话的尾调同时高高地挑了上去。他竭尽全力迸发的金属般的声音，通过人民大会堂的扩音器，震慑着陆、海、空三军……他摘下老花镜，抓着“最高裁决书”的手，忽地神经质地颤抖起来；一页轻盈的宣纸，从他的掌中滑脱，悠悠地飘落到紫红色地毯上……

这是毕生难忘的一幕。即使在徐海涛瞌睡之中，一切的一切还是如此清晰、如此鲜明……

耳膜受到气压影响有点胀疼，“猎犬式”直升飞机正在垂直降低高度。

3000米……2000米……1000米……机身剧烈震动，弹跳了一下，大概是两只前轮已着陆，接着后部的轮子也落了地，机翼的啸声划破了黎明前的静谧。

北京——上海的夜航终于结束，一看夜光表，二点五十五分。

舱门打开，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和空四军政委拎着公文包一前一后爬下垂直的舷梯，彼此伸手有力地一握，各自乘上

自己的轿车驰离了江湾军用机场。

最后一个钻出机舱的是徐海涛。几个月前，他刚刚由上海警备区警备师政委擢升为上海警备区副政委。他一身戎装，四十七、八岁，头戴单军帽，右臂夹着黄呢军大衣，左手拎着黑色公文包，精明强悍地挺着军人的胸脯，轻捷地走下舷梯。

这是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凌晨。

春雨沙沙沙，扯起一张迷蒙蒙的网。上海江湾军用机场的指挥塔台和网状雷达屹立在夜幕中，一马平川的停机坪上，赤、橙、黄、绿、紫各色信号灯、跑道灯构成绚丽的几何图形。一只只灯盏在湿漉漉的水泥跑道上映出一条条富有透视感的光练影线，伸向梦一般的田野，晕糊糊的，仿佛是一幅生纸上涂抹的航空港水墨图。

一辆钢蓝色又低又长的轿车在停机坪一端嘎然停止，穿着军装的小司机跳下车，冲着迎面而来的副政委行了一个军礼，圆圆乎乎的娃娃脸上露出虔诚的神彩：“徐副政委，您见到毛主席、林副主席了吗？”

徐海涛骄傲地回答：“还握了手。”

“真的？！”小司机黑白分明的眼珠瞪得溜圆，冲动地捧起那只了不起的手，凑到自己面前一动不动地盯着，瞅着，仿佛这手上涂着神圣的色彩，从这只手可以窥视到某种高不可攀的神奇世界。

“可以让、让俺，握一下吗？”一声怯生生的恳求。

徐海涛伸出自己冰凉的手，紧紧一握小司机热乎乎的手。良久，良久，小司机沉浸在迷惘、兴奋之中，他用山东沂蒙口音喃喃道：“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永远健

康……”金碧辉煌的人民大会堂星光灿烂。深邃的“苍穹”
千万颗“银星”簇拥着一朵“红五星”。总政军乐团的五把
小号奏出时代的最强音——5 · 4 3 2 | 3 · 2 1 71 |

2321 2123 | 1 -

敬爱的毛主席，
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
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国防
科委、国防工办，各军、兵种，驻京各军事院校，北京军区
团以上干部，在京参加“三支两军”会议的干部挥动着红宝
书，呐喊着，跳跃着。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毛泽东身穿
绿军装，从大会堂紫红色的金丝绒帷幕后健步走出来。副统
帅林彪穿着圆口黑布鞋紧紧地以两步之距尾随着主席，他把
小红书高举过肩。穿着灰色中山装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出现
了，他左手横在胸前，右手斜挥着小红书，始终与林彪保持
着七、八步的距离。陈伯达、江青、姚文元相继亮相……

一位俏丽的海军女干部，挤在徐海涛左侧，以女高音歌
唱家高亢的音调喊了一句闻所未闻的口号：“祝江青同志满
面红光！满面红光……！！”

七十五岁的毛泽东在大平台中心站定，回头对林彪说了
两句什么话，又向人们缓缓挥手，他的身躯比所有人都高，
且直，尤如一尊伟岸的石像。当舞台左侧欢声雷动时，他踱
向左侧台角，尔后又从左侧一步一步走向右端，在台上走了一

个来回……

徐海涛的嗓子喊哑了，眼睛湿润了……

有人碰了一下徐海涛的左臂。

徐海涛以军人的反应倏地回首，睁着一只眼（另一只眼在渡江战役被弹片炸瞎后，填进了一只玻璃球）：“哦，徐景贤同志！”

裹着雨衣的徐景贤指指机翼下市革委会的“红旗”轿车：“请跟我到‘张办’去一趟。”

徐海涛颇觉意外，狐疑地：“这个，警备区党委正等着我汇报呢！”

徐景贤将徐海涛拉到一边，背着警备区的小司机，压低声调：“春桥同志有请。”

“噢——”徐海涛抬腕看看自己的夜光表，这是他掩饰自己，即兴思考的习惯动作。夜光表上的时针正指三点，平时这种辰光张春桥已经上床，今天为何让堂堂的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乘专车来机场接自己，搞得这么紧张，这么神秘，有什么名堂？自然，不去是不聪明的，人家现在是中央文革副组长，市革委主任兼南京军区第一政委，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得去。张春桥在上海被造反派敬若神明，上海所有大大小小的造反派头子，都仿佛在千方百计讨得他的欢心。尤其是“张办”，大家无不以一进为荣，谁能和张春桥有片刻交谈或同席共餐，更引为殊荣，大有一识荆州，便是骄人之概。徐海涛对警备区的小车司机吩咐了几句，便上了市革委会的“红旗”轿车……

两排法国梧桐树低低地遮压在兴国路上，光秃秃的枝丫

上还不见一片绿叶，唯有一嘟噜一嘟噜的小球果在夜风中颤悠。路口竖着“禁止鸣笛”的大木牌，霏霏细雨，幽暗路灯使兴国路招待所——这座文革前专门接待政治局委员的秘密住处分外空寂、分外冷僻。

挂着白绸窗帘的黑色“红旗”，驶入军人站岗的大铁门，拐过一个大大的冬青花坛，就见七、八幢二层楼的小别墅分别掩映于树林花丛之中。四周静静的、黑黑的，唯独5号楼亮着橙色的灯光，张春桥除了平时在康平路大院上班，便不时在这儿读读书，想些问题。

徐景贤熟门熟路，将徐副政委领进5号楼，带入张春桥的书房。书房三面有门。徐景贤示意徐副政委坐下，尔后，径自走进一扇边门。据说，张春桥喜欢摹仿老人家，在书斋而不是在办公室里安排某些特殊的召见。借助幽暗的绿莹莹的落地灯光，徐海涛用他仅有的一只眸子缓缓扫视整个书房，四壁落地的玻璃书橱，一圈马蹄形的墨绿色沙发，一只硕大的橡木办公桌上蹲着两只蓝色按键自动电话机，旁边茶几上压着一卷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塑料保暖杯里还浮升着袅袅热气。显然，主人刚刚还在书房里看书。对面墙上有一幅法国古典主义大师——大卫那幅闻名于世的历史画卷《马拉之死》。它虽然是一件摹本，油画技巧却并不逊色。徐海涛正在琢磨，这个外国人赤身裸体躺在浴缸里怎么被人刺死的？徐景贤又悄无声息地回到书房。

“春桥同志正和钓鱼台通话，恐怕一时半会儿完不了，咱们先聊聊，请喝茶。”

“深更半夜让我来坐冷板凳！”徐海涛内心有点不快，张春桥的为人历来以阴冷著称，对一般干部和工作人员寡

言少语，出言不多，两三句，却很“毒”，是个“劲气内敛”的政治家，一九六七年一月大学生炮打张春桥，徐海涛奉命率领部队包围浦大，镇压红革联有功，从此，他才有机会接近这位“江南大左派”。徐海涛在战争时期是员赫赫战将，十七年的和平生活使他怀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慨，文革给他带来了某种希望，“打倒一批，罢免一批”势必“提拔一批”，徐海涛将个人雄心遮盖得全无痕迹，他处心积虑，避免在市革委会和警备区之间挑拨是非，有所偏袒，无论他有过什么真知灼见，也从不声张，他使自己成为所有权势集团都能接受的人物。唉，后半辈子倘能在军界从政，在总参或总政谋一枝之栖，便是他最大的心愿。

徐景贤以一种唠家常的口吻道：“会开完了，这次上头有什么重要精神？”听说这位前写作班子党支部书记善于摸意图，探气候，属于上海人讲的“头子活络”一类。为人精明的徐海涛不动声色的轧苗头，怎么，张春桥会不会是通过徐老三来摸底？怪哉，身为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张春桥难道对首都“3·24大会”一无所知？哦，对了！这次接见除了张春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全亮了相……也许……也许这是考验一下自己对市革委的感情和态度。徐海涛以一种倦怠的神情说：“这次会议是由军委办事组主持的，内容是研究‘三支两军’问题。会上，叶主任作了重要指示。”

徐景贤知道叶主任就是军委办事组办公室主任叶群，林副统帅的夫人，如今夫人都当起办公室主任，时髦得很。

尽管北京“3·24大会”没有向地方传达的任务，可是徐海涛还是拉开黑色公文包上金色的拉锁，取出红塑料皮封面的《保密手册》给徐景贤念道：“……去年，某些省市自治

区擅自调动军队，镇压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这是方向性的错误。我代表中央军委郑重宣布：从现在起，未经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批准，任何人无权调动一个武装连队……”

隐身于卧室的张春桥眼皮一跳，在沙发上有点坐立不住，尽管在徐海涛身边的茶几下安有袖珍录音机，可他还是趑趄着软底厚绒拖鞋，悄无声息地踏着地毯踱到卧室门后面。

一九六七年初，上海政权已如一艘折了桅杆、毁了罗盘的大船，在摧枯拉朽的所谓“一月风暴”袭击下，遭到灭顶之灾，极迅速地沉入黄浦江混浊、汹涌的浪涛中……就在“钦差大臣”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于密室，以写作班子为核心组阁上海人民公社的前夜，上海最大的学生组织——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简称红革联）出于一种极为复杂的心理，向张春桥发出挑战。浦江大学红革联，实施“火力侦察”，派遣一支特别突击队，夜袭丁香花园，绑架了徐景贤和柯仁俊。

“钦差大臣”勃然大怒，挥舞“尚方宝剑”，调动上海警备区的摩托化营，由师政委徐海涛率领，连夜包围浦江大学，企图以刺刀和枪口胁迫红卫兵释放徐景贤、柯仁俊。无法无天的红卫兵软硬不吃，拒不交人。浦江大学红革联首领苏东曦针尖对麦芒，向徐海涛警告说：“谁镇压学生运动，将成为千古罪人！”

一月二十八日，在金碧辉煌的上海友谊宫，在市红革联总部，红卫兵“舍得一身剐，敢把钦差拉下马”，疯狂地围住张春桥、姚文元，象斗地主土豪一样从十九点一直斗到零点，时间长达300分钟。并决定翌日在文化革命广场召集十

万人批判会，把张、姚押上“红卫兵法庭”，枪毙两条政治生命。

只因一个极其偶然的缘由，张春桥、姚文元才溜回康平路，惶惶炮制了一份“中央文革特急电”，以明码电报发至钓鱼台，再让江青以中央文革名义发回上海……

“1·28炮打”好不容易镇压下去了，上海人民敲锣打鼓，热泪盈眶，把所谓“毛主席派来的人”拥上了上海公社的宝座。

……在大革命急风暴雨的岁月中，一年尤如一个月、一周……一切的一切恍如发生在昨天，回忆起来心有余悸。此时张春桥不禁想到，叶群的讲话一旦传到上海，势必引起骚动，红革联的炮打分子在表面的宁静中，暗暗磨砺着锋利的爪子，做梦都想复辟！所幸叶群讲话没点上海的名，可眼下不点名比点名更叫人提心吊胆，惴惴难安。仿佛一个扒手，他意识到自己正在被人怀疑，可又不知道人家是否吃准了自己，更不知道人家会不会动手，在什么时辰动手。

“……三月二十日晚上，毛主席、林副主席接见了在京的军队团以上干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陪同接见。会上林副主席宣布揪出杨、余、傅！”徐海涛继续说。

“杨、余、傅是谁？”徐景贤略显吃惊地问。

惶惶的失态，愚蠢的问话，等于告诉了徐海涛——徐老三、张春桥对此会议、对此重大事件一无所知。张春桥今夜有请的动机不言而喻！怪，北京为什么对张春桥不打一声招呼呢？向一个大军区政委封锁消息，简直不可思议，是军委办事组疏忽了，不可能！这么看来，林副统帅并不信任这位“江南

大左派”……

徐海涛“叭”地合上《保密手册》，表情矜持地补充一句：“杨、余、傅是三个高级将领，是军内反党小山头！”

三十四岁的徐景贤不顾掩饰自己对军界的无知，连连追问：“是哪三个？他们担任什么职务？”

为了验证自己的分析是否正确，别有用心的徐海涛，决意把张春桥从幕后吊出来。有时，明白什么时候该闭嘴不讲，同知道什么时候该大讲特讲同样重要。他开始故意对徐景贤卖关子：“景贤同志，关于杨、余、傅，军委只准在军内传达，对地方没有传达任务，既然春桥同志很忙，我只好先告辞了。”言毕，戴上军帽，拎起黑色公文包，从沙发里起身就走。

边门推开了，穿着厚绒睡袍的张春桥被迫由幕后亮相。这一年他五十一岁。他用手绢擦拭着琇琅架眼镜，以他特有的略微沙哑的嗓子叫了一声：“小徐——！”

徐海涛的手已搭住亮闪闪的镀铬菱形门扶手，闻声一笑，一个符合士兵操典的向后转，举臂向张春桥行了军礼，他唯一的“真珠”在熠熠闪亮。

张春桥自己先在沙发上坐下来，故意让这个徐海涛在面前立正站一会儿。一个大人物往往是不肯承认自己恼羞成怒的，更不肯在下属面前承认自己失宠。中央“5·16通知”颁发以来，即使是在你情况最佳的时刻，北京突如其来的变化也会叫人忐忑不宁。听说军界正在酝酿某些人事变动，某些高级将领要下台。不管发生什么变化，总有失败者和胜利者，这场冲击波对上海影响多大，张春桥心中无数。他若无其事地伸手从一只精致的福州漆器烟盒里摸出两支烟，将一支抛给